

权问题是关乎企业生死的重大问题，知识产权违规则下架罚款，重则收付款冻结甚至关店，这已经不是某一个岗位需要具备的知识，而是所有岗位都应当重点学习的知识。

（二）岗位教学阶段

岗位教学阶段不同于基础教学阶段，基础教学阶段的各门课程偏向于理论知识，而岗位教学阶段则必须结合实战进行。如运营岗可结合实际业务中运营人员的日常工作开设跨境电商产品开发、产品运营与维护等课程；采购岗可开设商品采购、商务谈判等课程；仓储物流岗位可开设跨境电商物流、产品打包实践等课程。

1、跨境电商产品开发是运营岗位人员日常工作之一，也就是选品技巧的讲解，内容上应结合各跨境电商平台和第三方数据网站进行选品，在选品的同时也应当结合产品上架所需要的知识进行授课。

2、产品运营与维护则是产品上架后续工作，也是重要工作之一，跨境电商平台不同于国内电商平台，具有显著的重产品轻店铺特点，即高度重视产品本身在各类营销活动、客户购买后的反馈等表现，因此授课的重点也应当放在产品的层面而不是店铺层面。

3、商务谈判课程是采购岗位的重要课程。商品采购本身是根据运营岗上架产品时登记的采购商链接进行的，本身难度并不大，难度大的则是如何与供应商交涉解决问题订单，因此商务谈判课程应重点围绕如何解决订单进行教学。

4、产品打包是仓储物流部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跨境电商公司通常会涉及多个平台，特别是当前许多平台采取的是铺货模式，会涉及到数千种商品的销售，因此这门课程应结合具体产品进行真实的打包练习。

（三）分岗位实战操作阶段

分岗位操作阶段是在前面岗位课程进行实战教学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的全实战操作，也是最高阶段的实践课程，这个阶段的学习已经不再是分成课程的形式，而是真正的将跨境电商的各个环节和岗位串联在一起进行的实践，因此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校内分岗位实习，学生通过项目制形式分岗位进行真实店铺操作。通过创设公司真实环境并全面引入公司制度对学生进行管理，这使得学生能够提前感受公司的工作氛围，从而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基础。

二、跨境电商方向课程建设模式

1、实战教学贯穿整个专业人才培养的始终。从实战中来，到实战中去，你的

选品是否符合客人的需求，图片和标题关键词的设置是否符合平台的规定和客人的搜索习惯，最终会体现为你上架的产品有多少访客，有多少加购以及有多少订单，这都将检验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成果。

2、校企之间的产教深度融合是保证专业培养的关键因素。从以往校企合作形式来看，仅仅在学期中某些阶段由企业员工承担某些专业课程的教学，对学生所起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产教深度融合的优势在于企业和学校共建团队，采用企业规章制度规范团队的日常行为，学生运营真实店铺，企业员工在专业培养中定期授课，并随时解答学生在实战中出现的问题，这就保证了学生实战学习的持续性，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提高了学生的实战操作能力。

3、项目制保障所有学生都能够充分的进行实战锻炼。在经历了第一阶段理论学习和第二阶段分岗位学习之后，从第三阶段学生进行校内实习开始，学生就进入了项目制实战阶段，既可以加入往届学生已经运营的老店铺，也可以由学生之间组成团队根据不同平台的要求开设新店铺甚至代运营，多项目运营保证了学生项目选择的丰富性，而在具体项目运营过程中，往届生带新人，教师和企业专家随时进行指导，则保障了校内实战店铺的平稳运行。

三、总结

跨境电商作为近几年高速发展的新兴行业，许多外向型公司都有意向开展这个领域的运营，在2019年跨境电商进入中高职专业目录后，各院校的课程建设往往混合了传统外贸、电子商务和跨境电商的核心课程，对课程体系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本文提出以实战运营为基础，分阶段进行实战教学的课程体系，希望对专业人才培养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 [1]刘娟. 高职院校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研究[J]. 教育教学论坛, 2016(3)
- [2]陈常英. 浙江跨境电商人才需求分析及培养路径研究[J]. 中国商贸, 2015(2): 184-187.
- [3]乔哲. 高职国际贸易实务专业课程体系改革探析-基于跨境贸易电商化背景的视角[J]. 职教论坛, 2015(32)
- [4]孙从众.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院校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以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应用英语专业为例[J].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12).

土耳其语言政策的演变

周 瑶

(厦门大学 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 福建 厦门 361002)

【摘要】土耳其作为地跨欧亚、历史与现代并存的国家，在语言政策制定方面始终围绕政治诉求展开，在“向西迈进”的同时也致力于在中亚和中东地区推广其语言文化。近年随着形势变化，汉语在土耳其的传播发展加快。

【关键词】语言政策；土耳其

语言政策的制定必然符合国家的某种利益与目标。土耳其地跨欧亚，对其国家的定位、对国际地位诉求的不断变化带来语言政策的调整。

语言政策紧随其现代化及民主化进程

奥斯曼帝国时期，宫廷用语为奥斯曼土耳其语，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作为贵族语言，地位极高。坦齐马特时期，有学者提出，阿拉伯-波斯文字不适合土耳其语。19世纪土耳其的首个官方土耳其学院“知识委员会”，其语法课本《奥斯曼语规则》用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写成，但当时的中学教学语言仍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1876年宪章》中规定土耳其语为官方语言，1914年土耳其政府颁布“所有外国人机构必须使用土耳其语”的法律，但相关法规均收效甚微。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1928年，以1288号法令（以拉丁数字替代阿拉伯字母数字体系）为开端的文字改革运动对土耳其社会政治产生深远影响。1932年-1936年，土耳其语言大会三次召开，内容包括：将9月26日定为“土耳其语言日”，对土耳其语进行梳理和溯源等工作，力求证明土耳其语与其他语言的同源关系。

19世纪，法语作为当时欧洲通用语，是土耳其的第一外语。共和国成立前后，官方在树立土耳其语官方地位的同时，1929年起禁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授课。除法语外，其他常用外语包括德语、英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等。

从50年代开始，英语后来居上，成为最广泛使用的外语。1996年土耳其进行教育改革，提出“国家教育部发展项目”，要求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学习英语，并根据年级有不同学习时长的要求，逐级增加。到了2012年，这一时间提早至小学二年级，学习最多的为英语。

1987年土耳其正式申请加入欧盟，国内各项制度标准向欧盟靠拢。进入21世纪后，土耳其加快其民主化进程，对“多语化”政策的认可更为明显。除了欧洲语

言，其对少数民族语言态度也变得缓和。2013年土耳其民主化改革方案的一大亮点是允许政党在竞选中使用除土耳其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包括库尔德语。也允许私立学校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授课。这反映了土耳其在“向西迈进”的同时，又要力保其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共性联系。

致力在中亚中东地区进行语言文化传播

土耳其自上世纪80年代启动经济改革以来，发展较为迅速。随着苏联解体，中亚地区进入了重塑的开放阶段，土耳其凭借其经济优势，及与周边国家同属的“突厥情结”，在中亚地区着力进行土耳其语传播和推广，以扩大其区域的文化影响力和软实力。如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均合作开办国际大学，除本国语言及常用外语之外，还使用土耳其语教学。

除在国家层面合办高等学府、提供奖学金外，政府还以语言文化中心等形式进行语言推广。尤努斯·埃雷姆文化中心(Yunus Emre Institute)以基金会形式于2009年开始运营，该文化中心旨在推广土耳其语言文化，促进世界各国与土耳其的文化交流，提高其国际认可度和威望。目前已在海外48个国家设立了58所文化中心，半数以上分布在中东地区和巴尔干半岛。^①

汉语在土耳其影响力整体上升

汉语近年在土耳其热度增加。2004年，汉语首次进入土耳其中小学第二外语的备选语种，2005年汉语被列入职业高中外语选修课，2008年，土耳其国民教育部正式批准全土高中设立汉语选修课。目前土耳其开设有汉语专业课程的高校有4所，与中国高校合作设立孔子学院4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中土间人文交流不断加深。2017年5月，中土两国签署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②土耳其国民教育部也拟于2018年在全国初中设置汉语选修课。^③语言政策演变的背后，不变的是对其政治地位的诉求。